

第六
種
咸同將相瑣聞

滿清野史續編廿種

年
記
卷
之
一
廣
西
新
報
館
印

滿清野史續編上卷

滿清野史續編

第十八種

咸同將相瑣聞

一 陸建瀛失金陵

洪軍既踞武昌。遂乘勢東下。步騎夾岸。旂旗蔽野。帆檣如雲。諸王皆衣黃袍。俟以下衣。紅繡龍織鳳。間以雲物及麟獅鸞鶴之屬。冠亦如之。時據船樓上置酒會飲。懸燈張綵。夜半照耀如火龍。艚艫則鳴金擂鼓。絲竹間作。如世俗之戲十番者。長江數千里。僅於老鼠峽東梁山兩遇官兵。未及交綏而退。總兵恩長陳勝元中礮落水死。而兩江督陸建瀛縮首金陵矣。建瀛之初出師也。中軍以下屬囊韉。將弁整隊伍。敬候大帥祭旗。而建瀛久不出。則與愛姬執手涕泣。不忍遽別也。

按陸氏之遁還金陵。閉戶不出也。或謂其壻女爲洪軍所擄。洪氏致書於陸。言將假道入浙。決不相犯。如肯讓路。卽放還壻及女。否則加以極刑云。陸得書。不知所

措會前隊戰歿。遂狼狽而逃。俞仲華撰蕩寇志。稱宋江掠蔡京壻魯和。影射陸事也。

一一 張炳垣

張繼庚字炳垣。汪寧諸生。洪軍初破江寧。炳垣欲自盡。旣而曰。徒死無益。遂降之。改名葉子法。處之機匠館中。同郡吳畏堂初客漢口。與漢陽令趙德轍故相識。至是吳亦陷洪軍中。而趙擢授江甯府。炳垣因與畏堂謀。賄守門者通書趙公。約內應。趙爲言於向榮。許之。炳垣先後上書三十六函。初議入朝陽門。洪軍忽將守門者調赴他處。而別遣廣西長髮者守之。乃更約取道後湖。以單船伏人而進。洪軍微聞之。周湖築土城防範甚密。於是計不果行。同謀有張沛澤者。廣西人。見事不就。背之去。炳垣乃復與張鴉頭約。鴉頭故無賴子。感炳垣意氣。私結儕輩百餘人。願以一死相報。計定。炳垣託故出城。親謁向榮。極陳江寧可破狀。約大兵夜集儀鳳門。則城內開門納之。榮付以免死牌五千紙。定議待期舉行矣。沛澤故知其謀。見鴉頭炳垣數相語。曰。予我千金。不爾當發其事。炳垣曰。吾安所得千金者。沛澤果洩其謀。洪軍立逮炳垣。拷掠備至。同館人曰。內應首謀。實爲張氏繼庚者。葉子法非爲叛首。獄稍緩。而秀清

改命胡元偉承審。元偉者故廬州太守。陷江忠源於死。而以城降洪軍者也。嚴刑酷法。至燒鐵烙體。刺猪鬣乳中。炳垣憤恨不能忍。曰。他人問。吾無可承。公乃大清堂堂四品官。吾亦公祖部民也。當以實供。內應事大非一二江甯人所能。皆由廣西老賊首謀。且人多。吾不能記。請以簿至。胡顧左右取官冊。炳垣指一廣西人曰。此同謀者。卽逮其人殺之。又指一人曰。此知情者。又殺之。殺至三十餘人。秀清曰。已矣。墮其計矣。彼所指皆老兄弟也。非實情也。勿復問。遂用車裂法。擊炳垣手足及首。鞭五馬而馳之。左手右足先斷。首次之。餘體又裂。爲二。觀者皆掩泣。鴉頭聞之曰。嗟乎。吾旣以死許張公。畏禍食言。非丈夫也。張且公。以數言殺賊數十。而不一語及我。望我成其志耳。我必圖之。時洪軍稽察嚴密。各城增設木柵數重。及期。鴉頭率其黨殺守門者七人。而無計越柵。開城。官兵夜至不得入。明日洪軍大索殺人者。久之無左驗。事將寢矣。鴉頭過所善沈獸醫。飲酒酣。大言曰。前日大難。七人者我所殺也。獸醫首其事。復殺鴉頭。自是城中無敢謀內應者。後獸醫以事出城。鄉民戮之。沛澤卒亦見殺。天

河生聞諸李芝生曰。張先生上軍門書。率由芝生代傳。三十六函。存其念四。他日謀爲刊之云。

按張炳垣可謂眞丈夫矣。今日衡以民族主義。則炳垣區區之誠。曾不值青年一哂。然平心論之。彼孑然一身。寄居虎口。乃悍然欲覆數十萬之強敵。其膽略爲何如。事旣不成。慘受酷暴。卒不忍供出同黨一人。其義俠又爲何如。嗚呼。可不謂眞丈夫哉。

三 黃開榜陳國瑞合紀

黃開榜字殿臣。湖北人。素行無賴。不齒於鄉里。流寓河南。沙溝營王都司奇其貌。王無嗣。以女妻之。隨營差遣。得額外。未幾王卒。宦囊數千金。盡爲黃有。日縱淫博。同伍逐之。被黜除名。年餘窘極。夜竄深谷。尋死。月色皎潔。瞥見已婦嫋嫋其來。黃逼之。婦曰。我鬼也。休來纏我。黃再三強之。婦卽搖頭散髮。現出縊鬼惡狀。黃曰。噫。子誠是鬼。我喜鬼趣。庸何傷哉。鬼無奈何。長跪哀求曰。貴人前程遠大。幸勿自誤。黃聞言。猛省。遂釋之。天曉。奔至山村。質衣買食。聞皖營募勇。遂往投軍。閱三年。累積戰功。得參將。臨淮關克復時。其部長於俘虜中。得一少年。充火兵。黃出巡營。見火兵狀貌奇偉。問其姓名。少年對曰。小人姓陳。湖北人。陷於賊中。今幸逢大人。重見天日。願效犬馬之勞。以供驅策。黃大悅。收爲義子。命名國瑞。字慶雲。易姓黃。隨黃屢立戰功。黃統水師鎮高郵。國瑞官陞副將。晉總兵。吳棠爲漕督。奏請幫辦軍務。未幾。山東白蓮教匪作亂。國瑞時奉僧王命進剿。兵出隊。盡賜以酒。誓不克。再生還。時賊烽大熾。寡不敵衆。

全軍覆沒。逃回者僅四十餘人。盡斬之。明日雷雨大作。國瑞身先士卒。直逼賊濠。躡梯將半。賊以撓鈎鈎住國瑞辮髮。危甚。陡然霹靂一聲。賊驚鈎落。國瑞一躍而上。衆隨以登。三晝夜掃蕩長城七十墟。於是國瑞威震海內。僧王代爲奏請歸宗。苗霈霖叛。國瑞奉命出征。山東父老牛酒競餞。爲立陳將軍生祠於郟城之陽。陳軍攻苗。一晝夜盡破數十墟。苗霈霖帶數卒遁。被王萬青執而戮之。苗匪平。清帝嘉之。賜以黃馬褂頭品頂戴。加黃開榜提督銜。爲其爲國得將也。賜王萬青黃馬褂。加提督銜。詔至。王已卒於軍中。傳聞爲苗賊厲鬼捉去。黃鎮守江西。陳奉命召鎮京城。戊辰二月初二日。余館滬上。也是園湛華堂。與歷城蔡寵九暢談古今豪傑。多出於無賴之徒。蔡因細述黃陳兩將出身。功績如此。余同治二年避地通州石港場北莊。收一難民。王燾爲抄書傭。王曾伺候陳將軍爲營中書辦。道陳督兵嚴而好殺。罰罪不顧親朋。不好婦女。喜與僧人交。嘗言功成名立之餘。退隱名山古寺。爲方外遊。終其天年。於願足矣。其出兵身先士卒。戰無不克。攻無不利。惟燥急。與人論事不合。當面斥之。酒

後使氣。嘗統親兵百人。帶刀直闖吳漕帥署。大門閉。拔刀劈門。吳漕帥調兵禦之。陳兵潰散。漕帥奏參陳瘋癲亂法。陳由此休職。奉命入都云。

按黃開榜一無賴子耳。不足論。若陳國瑞則真虎將也。苗捻之滅。厥功甚偉。然性獷暴已甚。旣以掠奪洋鎗故。與劉銘傳鬩。爲劉所擒辱。猶不悛。後曾文正愛其勇。蓄爲義子。誥誡數千言。欲其悔過而玉成之。而國瑞卒不受也。終被譴謫以死。惜哉。

四 周兆熊

副將周兆熊字輔臣。四川成都縣人也。性惠愛。喜聲詩。有古儒將風焉。洪軍之踞鎮江也。撫軍吉爾杭阿屯於小九華山。總兵余萬青屯於京峴山。兩軍東西相望。爲犄角勢。而公率所部守破岡子。以當敵衝。蓋城南也。咸豐六年四月二十八日。吉軍潰。洪軍犯公營。圍數匝。公遣裨將出。詣金陵向節帥求援。與洪軍相持五日。擊殺過當。會水道斷絕。軍士求飲不得。渴死者相繼。賊攻益急。公度援不可待。乃布火藥帳下。具衣冠危坐。暗將火繩藏衣袖間。命壯士彈琵琶。調久不協。公笑曰。爾方寸亂耶。乃從容手自揮弦。洪軍疑不敢進。久之。知公虛實。遂蜂擁而入。公發火自戕。一營皆燼。洪軍衆之先入者亦隨而殪。時五月五日也。向節帥以聞。詔贈公武功將軍。洪軍旣破公營。翌日趨京峴山。將合圍矣。適總兵張公國樑率師至。戰於山下。大敗之。洪軍抄東陽遁去。南路郡邑。竟獲保全。公之遣裨將也。裨將謂公顏色不至被禍。公笑曰。臣之死忠。臣之不幸而幸也。豈有顏色或異者。子有老母。子爲我求救可乎。裨將歎。

息泣數行下。遂躍馬突圍而出。裨將姓蘇名如松。丹徒羅志讓爲之紀畧如此。是役也。李秀成方爲地官副丞相。實主兵政。糾合成天豫。陳玉成。春官丞相涂鎮興。夏官副丞相陳仕章。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。及鎮江守將吳汝孝等。會兵七八萬。圖解金陵之圍。節節進攻。軍鋒銳甚。逼吉爾杭阿入高資山中。殪之。江南大營因而陷落。斯時洪軍兵勢浩大。可以想見。陳副將以區區千人。抗十倍方張之敵。慷慨捐軀。闔營同燼。可不謂烈哉。視吉爾杭阿身統大軍七十營。一戰而潰。倉皇自刎。其賢不肖爲何如矣。

五 客將

英國總兵杜樂德克奉其國主之命駐防甯波。以保衛彼之商旅。同治元年四月甯波之復。杜與有力。及九月中。洪軍大隊攻撲甯郡。杜率洋兵五十人入城助守。出奇制勝。嗣綠頭勇滋事。復會同我官軍靖其難。杜爲人恂恂儒雅。和衆而識大體。甯之官紳皆親愛之。十二月。我軍之洋將買忒勒攻紹興城。中礮死。李帥所遣之德克碑未來。在紹之洋鎗隊無統帥。史士良觀察請杜往權代之。杜不可。曰。我國法駐防官不能出百里外。觀察強之。其國之領事繙譯等官亦相爲慫恿。杜乃以打獵報其提督而率衆行。蓋打獵則可出百里矣。旣至。與洪軍戰。大破之。俟德克碑至乃退。明年紹城克復。杜則因擅離汛地。爲其提督劾罷。甯人大戚。公籲留之不可。觀察與衆紳士籌商。餽白金萬以爲贖。杜不受。固與之。則曰。我國法人臣不能受鄰國贈賄也。無已。則留二千金。以犒其軍士。曰。是從我與中國捍患者。其八千金斷斷卻之矣。臨別流涕。謂觀察曰。我與甯人相處久。承相愛。歸後雖死。亦不忘甯人。更有一言相告。洋

鎗隊勇丁。訓練已成。不可以賊平而遂撤之。留之不特以自衛。亦可備意外警。須切記之。遂揚帆去。余以其事啓聞李帥。帥復書謂此等舉動。中國士夫所難。不意得之島客。可勝欽佩云云。至今甯波人士言及杜總兵者。未嘗不皦然思也。買忒勒法國人。受中國總兵官銜。臨陣奮不顧身。遂殞於紹興城下。頗讀華書。吳春泉刺史。冬日嘗往訪之。會北風大作。買執吳手曰。北風其涼。雨雪其雱。惠而好我。攜手同行。洋將也。而頗有中土儒將風流。

按洪秀全李秀成以拒絕外人而滅。左李諸公以利用外人而集大勳。得失成敗之故。亦可以思世變矣。雖然。幸而洪氏不信外人耳。儻亦凭藉外兵。各倚一國以相倚。則中國之爲埃及印度。早在三十年前。外禍之亟。寧待今日哉。

六 女將

洪秀全之自廣西竄長沙也。其妹洪宣嬌稱元帥。常騎馬率粵之大脚婦出隊。服五綵衣。備極怪狀。官軍望之。奮氣然第炫人耳目。其實不能衝鋒決鬪也。其時唐縣李方伯孟羣有妹名素貞者。知書工騎射。熟孫吳兵法。於天文占驗之學。靡不窮究。父兄皆奇之。咸豐四五年。方伯以知府奉楚撫胡文忠公檄督師。招女至軍中。女戎裝往。代爲畫策決勝。累建奇功。殺賊逾萬。方伯常行軍失利。被圍十餘重。他軍皆不能救。女怒馬獨出於鎗林礮雨中。突圍而入。手斬數十人。護方伯歸。甲裳均赤。洪軍萬目注視。驚爲天神。後胡中丞攻漢陽城。堅不能下。女與方伯謀夜襲之。孤軍深入。中伏。救兵不至。遂血戰而死。年二十餘耳。報至。舉軍皆哭。後二載。方伯亦於安徽戰沒。女子從戎。百戰捐軀。軍興二十年來。所僅見者也。余有詩弔之曰。百騎甘甯襲賊營。紅妝血戰獨捐生。漢陽若舉褒忠祀。先拜英雄李素貞。

按女子能軍。載籍多有。然未有及近世之盛者。殆東亞女權之先聲歟。以予所聞。